



林太乙著

丁香遍野

丁
香
遍
野

致
林
炎
已
著

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野 遍 香 丁

60 刊 叢 景 遠

原 著	林 太	乙
發 行 者	鄧 維	楨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社	社
	臺 北 郵 局 3 6—1 0 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社	社
	臺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7 8 7 1	
香 港 總 經 銷 所	半 島 書 樓	樓
印 刷 所	香 港 九 龍 長 樂 街 一 號	號
	其 宗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司
	臺 北 市 環 河 南 街 2 段 113 巷 2 弄 16 號	號
特 價	新 臺 幣 55 元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5 年 11 月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66 年 1 月	月

門 市 部：
中 臺 北 市 成 都 路 一
國 北 市 成 都 路 一
書 城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05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有 作 著 權 · 翻 印 必 究

第一章

那天早上，阿姨站在金家大房子二樓的走廊，把洗乾淨的衣服一件件的擰乾，串在竹竿上，然後逐根拿到夏天的太陽底下去晒。寬大的黑布褲子，狹長的白布褂子，一小塊一小塊的抹布、面巾掛滿在房子前面，它們在微風中飄盪，好像一面面顯耀阿姨的勤勞的旗幟。

她晾好了衣服，就按着欄杆，伸着頭焦急地朝着大路望下去。金家全家人都還沒有回來。他們一早去碼頭迎接珠莉去了。珠莉離開廈門已經十年，這次是抗戰結束後首次從上海回娘家。可是因為大哥剛去世，阿姨沒有一起去迎接她。

阿姨望了一會兒，看不見家人的踪影，就轉過頭把她六個月大的孩子從搖籃裏抱起來，趕着給他餵奶。可是，孩子剛開始吮吸，她就聽見熟悉的家人的聲音沿着門前的道路逐漸響亮地飄浮上來。她想把孩子放下，孩子却緊抱住不肯放。阿姨只好抱着他，飛步跑下樓去迎接她的小姑。

珠莉沿着石級上來，一看見她的寡嫂，她就伸着雙手，趕着走進大廳，提高她本來就很宏亮的嗓子嚷道：「我一聽見消息就想回來，至少要趕上大哥出殯。可是，我實在走不開，實在太忙！政府要遷回南京，我們要搬回上海去住，你不知道我有多少事情要做！」

金家其他的人，大多是珠莉的上了年紀的姑母、嬸母、堂嫂、堂妹，還有幾個年青的女孩子，也都跟着擠進廳裏來，臉上掛着高興而又不自然的笑容，仔細地打量珠莉的樣子，和她身上的穿戴。

珠莉當然還是金家的女兒，可是她也是教育部長王山谷的太太，她和金家的人在許多方面已經完全不同了。抗戰的時候，金家的人留在廈門，她却去了內地，就是在抗戰以前，珠莉在廈門的日子也很少。她不是住在上海就是住在南京、北平——要不然就是到外國旅行去了。金家的人對她這次回來是渴望好久了。

珠莉現在已經五十多歲。她長得矮矮胖胖的，身上穿着一件白底藍花的尼龍旗袍，腳上是一雙時髦的白皮鞋，手裏拿着白皮包。臉上塗了外國粉和口紅，頭髮却還是老樣子，前面梳得光光的，後面梳個大髻。金家年紀大一點的人，有的還記得珠莉小時候患過腸熱，以後，頭髮剩得並不多。他們猜想她的髮髻一定是假的。可是，現在，大家正忙着看阿姨和珠莉，這件事可以留着慢慢問。

阿姨當然是哭了。她拉着珠莉的手，說：「珠莉，珠莉，這麼久不見面了！」

珠莉皺着眉頭說：「是呀！是呀！」她把阿姨帶到靠牆的直背椅子，讓她坐下來。「我真後悔，沒有早點勸你節育。阿姨，你要是早聽了我的話，今天也不會一面守寡，一面還在抱着孩子餵奶了！」

阿姨窘極了，她望着其他的女人不知道怎麼辦。珠莉的一個穿着黑布衣服的嬸母，拉着珠莉

的手，硬要她也坐下來。「坐下來休息休息吧，你剛剛到，不要馬上就來教訓我們了！」

大家都笑了。珠莉只好在阿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她對大家說：「你們想想看，我已經十年沒有回來了！真快！早上在碼頭看見這些小孩子簡直不認得了，我和阿心分別的時候，她才只有十二歲，現在呢，已經是大姑娘了，又長得那麼好看。哎呀！小孩子只管長大，我們却是越來越老了。」

她激動地取下眼鏡，用她粗短的手指揉着眼睛。有幾個女人也跟着流淚。過去十年來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了，淪陷區的日子不容易過，金家的許多老人，包括珠莉的母親在內，都在這個期間去世。現在戰爭剛剛結束，大哥又不幸病故了。

阿姨是大哥的繼室。大嫂生下阿華以後就去世了，金家只有請一個女傭來照顧嬰孩，不久之後，大哥却討了這個長得瘦削難看的女傭，她就是現在的阿姨。那時，阿心才五歲，珠莉把她接到上海當自己的女兒撫養。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王山谷夫婦正在國外旅行，阿心回來廈門渡暑假，不想一別就是十年。

阿心聽見珠莉提到她，又看見大家朝着她看，一張臉變得腩紅。她長得很像她的姑母，眼睛圓大明亮，鼻子挺直，前額稍為低矮，而面頰却極圓潤。她也顯得矮胖，可是性情文靜，她時時都肯替別人設想，願意幫忙做家裏的事。

她知道大家都羨慕她運氣好，因為現在她要跟着姑母回上海去住了。一時間，大家心裏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因而都變得很沉默了。

珠莉戴上眼鏡，嘆了一口氣。「時間過得真快！」她說，好像在提醒大家不要忘記說話似的。那個老嬸母答道：「不是嗎？我們是越來越老了，你倒是越來越年輕，你看，一根白頭髮都沒有！」

珠莉馬上叫道：「誰說我沒有白頭髮！你們看！」她把頭低下來，分開頭髮給大家看。大家又笑了。

「一兩根算什麼？」阿姨說。「你看我，我還比你年紀小得多啦！」

珠莉望着阿姨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阿姨微笑道：「你忘了嗎？我比你小十歲呀。你今年五十四，我就是四十四。」

珠莉的眉頭又皺了起來。「真作孽！上四十歲的女人不應該再生孩子了！難怪你的身體要弄得這樣衰弱不堪了。你記得我那次流產，差不多把命送掉，之後，我就跟山谷說：『我們有一個兒子，我已經心滿意足的了。我們不必再添孩子了。』我這廿五年來就沒有再懷過孕！」

所有的女人都笑了起來。那個老嬸母又說：「你真摩登呀！可是山谷既然做大官，怎麼會不想多生幾個孩子來傳宗接代呢？像你這樣有福氣的人，應該多生幾個兒子才是！」

珠莉仰起頭，大笑道：「現在誰還計較這些？孩子長大了各人走各人的，生一個兒子和生半打，又有什麼分別？」

阿姨說：「珠莉，你真是運氣好。誰能像你一樣，要什麼就有什麼。」

所有的人聽了都在點頭，眼睛裏多多少少的現出羨慕的神情。陽光從敞開的大門照射進來，

• 野遍香丁 •

清楚地刻劃出她們的飽經憂患的臉孔。花園裏，有幾個白蝴蝶在樹叢的綠葉和木蘭樹盛開的花朵之間上上下下的飛舞着。

珠莉咬了咬嘴唇，堅決地搖搖頭。「不，我不相信什麼運氣不運氣的，」她說。「我們播什麼種子，就有什麼收穫。我們的命運完全操在我們自己手裏。」

大家聽了，都猜珠莉在指金家近年來家道中落的情形，一時間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金家以前是廈門知名的富商，珠莉的父親金悅昌早就開設了永明商行，代理外國出產的家庭用具，罐頭食品，以及新式的廚房浴室的設備，專做有錢人的生意，在廈門的碼頭旁還有自己的棧房，着實賺了不少錢。可是金悅昌年紀老了，大哥又不肯好好的照料生意，永明商店的情形就變得一天不如一天。現在，時局仍然動盪，人心不安，又加上通貨膨脹，永明商店在八十歲的金悅昌經營之下似乎隨時有倒閉的可能，看起來金家全盛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

阿姨說：「也許你說得對。」

「當然我說得對，」珠莉說。「不過你先告訴我，大哥怎麼會突然去世的？他是病了很久了，可是我沒想到他會死得這麼快！」

阿姨聽了又哭了起來。珠莉覺得很難過，於是就換了話題。「阿華呢？」她說。「我只看見她一會兒就沒有再看見她。」

阿華一直坐在房外面的石階上，聽房裏的人說話，自己也就不聲地跟着說那些話了，臉上也趕着做各種表情，忙得不可開交。她現在聽見人家叫她，就站起身，走到房中來，臉上露出正

經、聽話的樣子。

在大嫂生的兩個女兒——韻心、韻華——當中，大家都覺得阿心懂事得多了，阿華就只是愛說話和喜歡管閒事。

「過來，讓我看看你，」珠莉笑着說。

珠莉仔細地端詳阿華，這個孩子長得比她姊姊還高，皮膚也比較黑。她穿一件沒袖子的白色上衣，一件藍布裙子。臉孔圓圓的，額前的頭髮幾乎垂到濃黑不齊的眉毛上，兩個圓大的眼睛好奇地望着她的姑母。

珠莉把阿華拉了過來，當她是小孩子一樣，要她坐在膝上。「你瘦得像一根火柴！看你的手腕！我用兩個手指就可把它折斷。簡直就和火柴一樣的細！你幾歲啦，阿華？」

「像火柴一樣的細！」阿華對自己說。「十六歲了，」她對姑母說。

「你看你背後的肩胛骨，像刀子一樣的尖！你怎麼這麼瘦呀？」

「像刀子一樣的尖！」阿華心裏想。「姑母是個天性善良的女人。她一舉一動都是跟着天性做的。」

阿姨說：「阿華生下來就這麼瘦的，阿心倒向來是胖胖的，阿華不是不吃，她吃得很多！」

「是的，我生下來就是瘦瘦的，」阿華心裏也跟着說。「姐姐倒是胖胖的。我不是不吃。我吃得很多。」

「你跟我們到了上海我就要想辦法使你長胖些了，」珠莉拍拍阿華的臉說。「我並不是說阿

姨沒有好好地照料你，」珠莉接着又說，心裏怕阿姨誤會。

那天下午五點鐘，珠莉正在幽暗的房裏輪着休息，阿心掀開花布門簾，端着一碟點心走了進來。

嵌在門框中的天空已經是一片深藍；花園中修長的木蘭樹的花蕊垂灑在走廊上，向四面佈施濃郁的芬香。在甜膩的花香中，珠莉却仍聞到一絲不知道從那裏來的木炭的煙味。

「公公回來了，」阿心說。

珠莉坐了起來，兩腳在地上尋找她的拖鞋。

「你拿了什麼來啦？」

「油煎蠔餅。好吃得很，阿姨做的。」

「我倒有點餓了，中飯沒吃飽。」

「公公在管家用錢，」阿心一本正經的說。「所以中飯沒人敢說添菜。這些油煎蠔餅，是阿姨做了請你吃的。她吩咐我說，請你在房間裏吃了才出來，因為她做的只够我們幾個人吃。」

珠莉想起大家庭的生活原就是這樣的——人多口雜，大家都怕別人說閒話。「我早就告訴公公了，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錢是大家的，大家都忙着支錢用，却沒有人想到公衆的利益。」

珠莉一面吃蠔餅，一面說：「我知道我這次是不能空手回來的，可是幫忙也有個限度，大家不要做夢。」她吃完了，便拿着空碟子去找阿姨。

阿姨在樓上的一個小房間裏，還在關着門煎蠔餅。一房間都是油煙。阿姨自己生的小孩每個人托着一盤蠔餅在吃。

珠莉撿了四塊蠔餅，在上面撒了胡椒和醋，一聲不響就走了。她很快地走到樓下大廳後面她父親的臥房去。

金悅昌正坐在昏黑的房間裏，上半身伏在桌子上看賬。珠莉早上在碼頭已經看見他了，覺得他變得很蒼老。現在她走進來順手就把電燈開了，一面說：「爸爸，在幹什麼？怎麼看得見？要省電也不要把眼睛省壞了！」

老頭子抬起頭來，放下手中的鉛筆。

「這是永明商行的賬本嗎？」她把蠔餅放在她父親面前，「趁熱吃吧，」又爲他斟了一杯茶。金悅昌疑惑地望望碟子。「是什麼？我不吃。」

「油煎蠔餅，很有營養的，吃呀，你臉色不好，身體不好，有錢也不能享受。」

老人對碟中的東西端詳了半晌，才拿起筷子，好像很不情願的，把一塊蠔餅送到嘴裏。

「有什麼錢？」他哼着。

珠莉坐在她父親的硬床上，等他吃過兩塊蠔餅才開口說：「我這次回來，看見你們的情形，心裏真難過。怎麼大家都變得這麼難看？」

金悅昌想起，他這個女兒講話向來是不知道輕重的。她到現在還是這樣，措詞很隨便。「大哥只顧在外面嫖賭，有點骨氣的話，今天永明商行也不會……」她繼續發牢騷。

金悅昌不接腔，父女之間原來沒有什麼感情，所以珠莉隨便說什麼他都不在乎。他換一個話題，問她：「山谷近來怎樣？」

「很好，也很忙。還有阿真，他去美國差不多已經四年了。」

「阿真，你是說你們的兒子？他在美國唸什麼？」金悅昌還沒有聽清楚已經在搖頭了。

「在唸哲學，」珠莉的大眼睛釘住他說。她覺得他的面貌有點像一隻貓頭鷹。

「唸哲學？要唸哲學在中國唸，何必跑到那麼遠去呢？要留學就應該唸點有用的東西、銀行、商業等等……甚至科學都可以唸。跑去美國唸哲學幹嗎？」他把「哲學」兩個字說得很重。他毫不留情地笑她，不過那笑裏並不含有惡意。

珠莉自己也輕蔑地咯咯地笑起來了。她才不管她的父親贊成或是反對她怎麼安排她的生活。「爸爸，」她冷冷地說。「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和你一樣做生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兩人都靜靜的笑起來了，這是金家人的笑法，好像他們知道什麼人家不知道的秘密一樣。

「反正這回我把阿心阿華兩姊妹都帶走，」珠莉說。「那麼你也少餵兩張嘴巴。」

「你在上海有大房子，有傭人，爲什麼不把她們帶去呢？過了幾年也送她們到美國去唸哲學吧！」

珠莉生氣了。她站起來就走了。金悅昌還在笑。

在她上樓的時候，珠莉想到她怎樣偷偷摸摸的逃出去會見王山谷的經過。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可是她畢竟離開了這個沒有愛情的家庭，找到了幸福。她也就因之笑了起來。哼！當時是

鬧得多難聽呀！可是她的眼光究竟不錯。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這次要跟你一起去上海，你高興不高興？」阿華問她的姊姊。

「有什麼不高興？」阿心說。

她們吃過晚飯，回到房裏預備上床睡覺。阿心則還在小鐵盆裏洗她和她妹妹的小件衣服。

「『有什麼不高興？』有時你真使我生氣！爲什麼你一定要用那種消極的口吻說話？難道你不能在高興的時候說你高興？你現在就已經和老太婆一樣，再過幾年不知道要變成什麼樣子！」

阿華在大床上躺下來。

阿心沒有理她，只顧洗東西。阿華很注意地朝她姊姊看，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她一樣。

「我想問你一件事，姊姊，」過了一下，阿華只好自己又開口。

「什麼事？」

「不過問了以後不能生氣。我答應在你回答過後，就不再提了。」

阿心轉過頭來等妹妹發問。阿華却由床上跳起來，撲到阿心的背上，兩手緊緊地抱住她，細聲地說：「你告訴我，他們有沒有用藥水灌入爸爸的屍體，使他不會腐爛？」

阿心氣得跳起來，她喊：「你真是叫人沒辦法！你怎麼可以問這樣的話？」

阿華緊緊地捉住阿心的手臂。「你告訴我，你告訴我，你告訴我我爸爸的屍體現在是保存着，還是已經腐爛了，以後我就不再提這個了，可是我要知道。」

她用力掙開阿華的手，一張臉通紅地說：「你不要這樣了，好嗎？」

「你告訴我呀！」

「我告訴你快十七歲了。這樣小孩子脾氣地下去怎麼辦？你想，要是別人聽見你說這種話，對你的印象會不會好？你也替我想，你這樣問我，我會覺得好過嗎？」

阿華回到床上去。「那麼你也替我想，你不肯告訴我，我好不好過。」

「有些話是不能說的，」阿心板着臉，把洗好的衣服拿到走廊外面去晾。她回來的時候就把電燈關了，上床睡覺。

「這麼重大的事，有什麼不可以說？爸爸也許已經給蟲吃掉一半了，但你却覺得不值一談。你知道你怎樣？你是一個拘泥習俗的人。麻木，麻木，淺薄！」

阿心沒有答她，阿華就翻過身去，背朝着她。窗外的月亮，又大又黃，好像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到。天空黑黝黝的。

突然，一種強烈的想望攫住了她，她想哭想笑，想掙脫一切束縛。她覺得她再也不能壓制她自己了。她想起春天的那些晚上，她父親穿着大格子浴衣躺在走廊上的藤椅上，一頭長髮，兩個眼睛深陷下去像是他的瘦削的臉上的兩個大洞，有的時候月光流照在他臉上，看起來好像是已經死了的人。最後那幾個星期，他整天躺在那裏，話懶得說，飯也懶得吃；晚上只瞪着初昇的月亮出神。他一生沉迷酒色，到頭來對死亡似乎也無所畏懼了。阿華常從窗口偷偷地看他，猜不透他心裏有什麼感想。「你有沒有失望？一切的經驗有沒有你所預想的那麼玄妙？」阿華有時候想問

他。「世界上令人喜、怒、哀、樂的事物，你是否都充分嚐過了？」因為如果他透徹的體歷人生，那麼，他現在撒手而去也就不致有所惋惜了。他白天只管看他的猥褻的書，喝他的白蘭地酒，似乎對一切其他事物都毫不在乎。可是，他一定會經注意到大家的責備的眼光，注意到阿姨生的三個女兒——那三個長得和阿姨一模一樣，長大了要結婚，結婚以後也將和阿姨一樣，在人的走廊上擰衣服，晾衣服的女兒——以及目光銳利，整天冷落他，完全不顧垂死的人心中感受的那些三姑六婆。阿華總覺得唯有她一個人能了解父親的心情，可是她從沒有親切地跟她父親談過話：她父親一直太忙，沒功夫跟孩子們在一起。

久病的人的生命和那令人苦痛的冗長的春天突然一起迅速地結束了。現在大家又和從前一樣渾渾沌沌地過日子，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麻木不仁，麻木，麻木！

阿心說：「阿華，你在哭嗎？」

阿華沒響。

「你知道我對你說什麼都只是爲你好。阿華，你有沒有在聽？」

「我在聽。」

「你說話要公道一點。我們金家在廈門有相當的地位，爸爸的行爲却使我們丟盡了臉。男人在外面胡搞是一種罪過。我絕對反對色慾。」

「你不知道你多麼可笑。」

「我不覺得有什麼可笑的。」

「從你說的話，人們便知道你有多膚淺了。我們一家都非常膚淺，我們不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拿我們吃的東西來說吧，大碗的洋葱烤魚，又濃又黑的豆湯，肥膩的紅燒肉，無論從切的樣子，燒的方法，端出來的樣子，都可以看出我們一家是什麼樣人，看得出我們是賣抽水馬桶、賣殺甲由水、消毒粉的人家。我們不必顧到燒菜的技巧和藝術，因為，我們的生活中沒有藝術的必要。我們只顧得到抽水馬桶、殺蟲粉和——錢。」

「你應該謝天謝地，因為永明生意做得不錯，你一生沒有缺過吃的穿的。你還在嫌什麼？」

「我不是不感激。我知道我不能不吃不穿。」

「那麼你為什麼還要說這些無聊的話？為什麼不正經一點？」

「我正經得很，只是你們不知道而已。我每天早上起來，就正正經經的面對世界。我不欺騙自己，而且，雖然我孤孤單單的一個人活在世界上，我從來不讓什麼事情使我覺得灰心。我知道我有許多缺點。可是你不知道我對自己多麼嚴厲，我的品格多高！」

「算了吧，阿華。」

阿華靜靜地流着眼淚。「我說話你從來不肯好好的聽。我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我還沒學到的事，可是我的看法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

「至少你承認世界上還有你沒學到的事，」阿心用一種撫慰的口吻說。她靜了一下，忽然以

• 野遍香丁 •

另一種口氣說道：「下午我在看姑母箱子裏的東西。真沒想到上海人的時裝是那麼別緻的，看起來，我們兩個人都要好好地跟人家學學呢！」